



卷二十四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十七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王五年 燕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 籍六年 韓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新大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加坡馬來亞植物園
No. 534 三
五

0 1 2 3 4 5 6 7 8 9 2

所
圖
書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四

起辛亥晉安帝義熙七年盡丁卯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太武帝始光四年凡十七年

七年魏秦弘始十三年春正月秦王興以其子弼為尚

書令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

為尚書令弼遂傾身結納朝士西秦復降于秦秦使

收來名教以傾東官國人惡之西秦復降于秦秦使

命羣臣舉賢才秦王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

之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



亥

海平章臣咸悅夏攻秦杏城斬其守將姚詳遂攻安定

東鄉皆克之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南奔

降其眾數萬進攻東鄉下之秦鎮北參軍王買德奔夏

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

蓄力以待之勃勃劉藩等克始興斬徐道覆○北

涼拔姑臧遂攻南涼不克北涼王蒙遜拔姑臧執

南涼圍樂都不克取質而還南涼攻北涼大敗而還南涼王傳

涼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奔姑臧凶執方盛不可攻也

不聽發兵五道俱進至番禾舊幕掠五千餘戶而還將

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厄蒙遜若輕

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又不聽俄而昏

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傳檀敗走蒙遜三月劉裕始受

進圍樂都復取其子染干為質而還裕以劉穆之為司馬穆之舉孟昶

太尉中書監之命裕以劉穆之為司馬穆之舉孟昶

通裕深加賞愛夏四月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

杜慧度擊斬之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奭拒

焉本賊巢穴恐有內變且孫季高兵力寡弱不能持久

乃引兵擊之循兵屢敗遂奔交州至龍編津刺史杜慧

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

步兵夾岸射之循艦燃衆潰自投于水慧度取尸斬首

函送詔劉毅兼督江州軍事初劉毅在京口賞賜

徒長史庾悅後至奪其處衆皆避之毅獨不去悅聞

甚感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鵠多悅又不與至是悅為

江州刺史。毅因求兼督江州。詔許之。毅即奏江州內地
以治民為職。不當置軍府。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鎮豫章。
惟尋陽接蠻。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邦戍。於是解悅都督
徒鎮豫章。而以親將趙恢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
毅府。符攝嚴峻。秋七月。柔然獻馬求昏於燕。柔然
悅忿懼而卒。前代皆遣使獻馬求昏於燕。燕王跋命羣臣議之。素弗曰。
解律遣使獻馬求昏於燕。燕王跋命羣臣議之。素弗曰。
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以其女妻斛律。跋勤於政。事勸
課農桑。省徭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
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西秦攻南涼。敗其兵。北涼襲西涼。不
克。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而遠來襲我。我
開門不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西秦攻秦
頃之。蒙遜糧盡而歸。高遣兵邀擊。大敗之。

柏陽保水洛城皆克之

八年弘始十四年西秦王乞伏熾擊永康元永興四年夏四月以

劉毅都督荆寧秦雍軍事

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疾

規在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
甲士二人。遷席于舟中。道規刑之於市。毅剛愎。自謂功
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
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
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
者。多歸之。與僕射謝滉。丹陽尹郗僧施。深相結。既據
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以僧施為南蠻校尉。
毛脩之為南郡太守。裕皆許之。復表求至京口。辭慕裕。
往會之。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
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

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雄豪。以是措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道規尋卒。六月。西秦

乞伏公府弒其君乾歸。秋。世子熾磐。討毅之而

自立。乞伏公府弒其弟智達。討之。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

取熾磐。與曰。伐人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之。王買德

且猶恥爲。況萬乘乎。勃勃乃止。七月。智達擊破公府。皇

后王氏崩。葬僖皇后。冬。太尉裕帥師襲荊

州。殺都督劉毅。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文

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賜

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爲前驅。晝

夜兼行。揚聲言劉兖州上。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

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

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

乃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

兵鬪。完其金城而入。城中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

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初。謝混與毅款昵。混從兄澹常

以爲憂。漸與之疎。且謂弟璞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至

是果驗。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藩

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

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

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至是裕奏徵爲散騎常侍。

固辭不至。十一月。裕至江陵。毅郝僧施。毛脩之。素自結

於裕故特宥之。裕問毅故吏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對曰。除宿讐。倍惠澤。叙門次。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用其言。

荆人秦雍州刺史楊佛嵩攻夏。夏王勃勃與戰。破之。○北涼遷于姑臧。蒙遜始稱河。十二月遣蓋

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劉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爲九師衆。

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

齡石之右。亦使隸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毅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

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

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

知

所由。太尉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

九年弘始十五年 永興元年春太尉裕還建康。殺豫

州刺史諸葛長民。初裕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

將軍。置吏給兵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爲百姓患。懼裕歸按之。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往年醢彭越。今年

殺韓信。禍其至矣。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游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

不盡。豈容如此。長民意乃小安。弟黎民。說長民因裕未還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

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毅宣書曰。盤龍專擅。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

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受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

五

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穆之憂長民為變。問參軍何承天。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陵東還。前至月晦。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昨等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閉語。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昨自慢後。詔申土斷之法。併省流寓郡縣。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今漸頽弛。請申秦太尉前制。於是依界土斷。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秦太尉索稜以隴西降西秦。夏築統萬城。夏王勃勃以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雖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咸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劉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其微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為鐵伐氏。言剛銳如鐵。堪伐人也。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

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齡石等至白帝。奏從外水取成都。城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候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浩軍忽來。弄力

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浩軍忽來。弄力

推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燕子虜矣。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燕縱棄城出走。尚書令馬。於先復其業。縱出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祗取辱焉。死。徒馬耽於越。駕耽曰。宋侯不送我。京師欲城口也。我必不免。乃盥洗而引。引繩而死。詔以燕石進監梁秦州六。軍事諸冬。魏遣使請昏于秦。○以索邈為梁州刺。

史初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辭姜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皆悅。

十年 春三月太尉裕

廢譙王文思為庶人 荆雅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

暴子通輕俠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說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夏五月秦尚書令姚弼有罪免 於秦廣平公弼有寵

從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僕射梁喜等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興不應會與有疾弼潛聚眾欲作亂將軍劉亮以告與梁喜等復請誅弼興不得已乃免弼尚書令還第

地宣入朝。流涕極言。姜虬亦土疏。請斥散凶徒。以絕禍端。皆不聽。西秦龍滅南涼。以

傳檀歸殺之

垂契汗乙弗等部叛南涼。南涼王傳檀欲討之。孟愷諫曰。今年饑饉。南逼賊營。

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賊結盟。通釋。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傳檀不從。爾

太子虎臺曰。蒙遜不能猝來。賊營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西

秦王熾警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賊

警四面攻之。一夕城潰。熾入樂都。徙虎臺及其文武

百姓萬餘戶于抱罕。傳檀兄子樊尼。馳告傳檀。將士聞

亂。皆逃散。唯樊尼不去。傳檀曰。四海之廣。無所容身。與

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汝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

家。遂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吾老矣。所適不

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熾唯陰利鹿隨之。傳檀謂

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對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

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

泣血求救於鄰國。敢離左右乎。傳檀諸城皆降於熾。獨

尉賢政屯浩亶。固守不下。熾使何為也。對曰。樂都已

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對曰。受涼王

厚恩。為國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不知主上存

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何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

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營乃遣虎臺以手書喻之。

賢政曰。汝為儲嗣。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

世之業。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傳檀至。左南乃降。熾

大檀殺而代之

秦王置百官。柔然步鹿真逐其可汗斛律而自立。

大檀大臣。恐遂執斛律與女皆送於燕。而立步鹿真為可

汗。大檀者。社崙季父之子。頃別部得衆心。或告步鹿真

國入欲立大種。步鹿其發兵襲之。兵敗見殺。而大種遂自立。斛律至和龍。燕王政待以客禮。斛律請還。政遣萬陵帥騎送之。陵俾秋八月。魏遣于什門如燕。魏主遠役。殺之而還。詔者于什門使於燕。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為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政使人牽逼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為王若拜受詔。則吾自以賓主禮見。何苦見逼邪。政怒。出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屈。夕之。衣冠弊壞。略盡。魏主九月朔日食。○冬。十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不受。十一月。魏遣使者巡行諸州。校關守宰資財。非家十指者什

二月。柔然侵魏。

柔然可汗大檀侵魏。魏主嗣擊之。大檀走。魏兵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墮

十一年

弘始十七年春。太尉裕帥師擊荊州都督

司馬休之拒戰。眾潰。

正月。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實。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荊州刺

史。將兵擊之。以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皆決焉。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裕所容。與其

子竟陵太守執起兵助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勸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跋

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

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見勳。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遠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

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敗誑。國士。自謂憂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夫劉藩死於闕。諸葛

覺於左右。甘言說方伯。襲之以輕兵。今又伐人之君。自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乎。吾誠鄙劣。嘗聞

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今天
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滅洪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
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
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裕遂使
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
慶糧以待曾執襲擊殺之裕又使婿徐達之統劉恩沈
淵子出江夏口與執戰敗皆死裕怒甚三月帥諸將濟
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上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
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
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
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休之兵
稍却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
走執留 秦遣姚弋鞬將兵守秦州 秦廣平公弋鞬姚
弋鞬杏城收宣下獄命弋鞬將三萬人守秦州尹昭曰廣
平公與太子不平今握疆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

必危興 夏攻秦杏城拔之○北涼攻西秦拔廣

武○青冀參軍司馬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

宗室疎屬也殺敬宣以應司馬休之出奔秦秦以

為揚州刺史 劉裕遣兵攻破石城休之與魯宗之執

送出境追兵盡境而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為揚州

刺史使侵擾襄陽尋復使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

太尉裕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北涼

遣使上表內附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北涼喻以
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 秋七月晦日食○八
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

月太尉裕還建康○以劉穆之為左僕射○魏

荐饑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饑死太史令王亮言於魏主嗣曰案議書魏嘗都鄴可得富樂嗣以問羣臣

博長久計也山東人以國家居廣漠之地人畜無匪號

非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情見事露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

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

方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漢林薄之間孰能測其多

少百姓望塵攝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來春草生

潼路將出兼以萊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

已竭若來秋又饑則若之何對曰宜簡饑貧之戶使就

悅從之嗣又躬耕藉田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初浩為嗣講易洪範嗣因問天文術數浩秦姚弼謀

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秦姚弼謀

作亂其黨唐盛等伏誅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

怒收弼黨唐盛孫玄誅之將殺弼太子泓流熒惑不

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魏太史奏熒惑在

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說言然後行其禍春

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春

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熒惑其入秦春

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鈞已久之乃去秦春

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說言國人不安心間一歲而亡春

月秦送女子于魏魏以為夫人

十二年秦主姚泓永和元年春正月太尉裕自加都

督二十二州軍事○秦姚弼姚愔作亂伏誅秦

王興卒太子泓立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與疾篤還長安弼黨侍郎尹冲謀因

泓出迎殺之奉興幸弼第作亂皆不果興既入宮命武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典禁中兵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

庫興疾轉篤南陽公愔即與尹冲帥甲攻端門與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愔等大敗與

乃引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歛曼嵬入受遺詔明三月太日卒泓秘不發喪捕情等誅之乃即位稱皇帝

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

德文脩敬山陵○氏王揚威攻秦拔祁山殺其

守將姚嵩○夏攻秦克上邽陰密安定雍城秦

遣兵擊卻之復取安定○秋八月太尉裕督諸

軍發建康寧州獻琥珀枕於劉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為中

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將

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傳泓之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

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

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求許皆稟盈堦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

皆瞻舉又喜賓客談笑無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

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未嘗獨餐嘗白裕曰穆之家本

貧賤。瞻生多闕。自明泰以來。朝夕所須。微為過豐。然此外一毫不以負公。裕至彭城。王鎮惡擅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望風歎附。道濟遂冀州刺史王仲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克倉垣。

德入魏滑臺。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兖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

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遽去。魏主嗣問之。遣叔孫建。公孫表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呼晉軍

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諸

桓宗族。休之兄弟。晉之蠹也。而羌收之。晉欲伐之。故假道於魏。非敢

為不利也。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秦陽城

降。檀道濟等兵至成臯。秦陳留公洸守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苻遣兵救之。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

益深。眾寡不敵。若出戰不克。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

而西。是我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晉通。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

為朝廷所責乎。洸然之。遣玄將兵千餘。南守相谷。玄泣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言。為

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既而成臯。虎牢皆來降。道濟等長驅而進。玄戰敗。被十餘創。其司馬蹇鑿。冒刃抱玄而泣。

玄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鑿曰。將軍不濟。鑿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道濟遂進逼洛陽。洸出降。道

濟獲秦人四千餘。議者欲盡坑之。道濟曰。吊民伐罪。詔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者日衆。詔

遣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十二月。太尉

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

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

裕遣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西秦遣使內附。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自效。裕以秦蒲坂守將姚懿反。伏誅。○為平西將軍河南公。秦蒲坂守將姚懿反。伏誅。○

魏丁零翟猛雀作亂。魏討平之。○猛雀驅略吏民入

都大官張蒲。冀州刺史孫道生討之。道生欲進兵。蒲曰。吏民非樂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并擊之。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同力據險。以拒我。未易猝平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難散矣。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業。猛雀與其黨出走。蒲等追討。悉誅之。

十三年 興 永和二年 秦常二年 公李歆嘉春

正月朔日食 秦朝會前殿 秦安定守將姚恢反。

伏誅 晉師之過許昌也。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得精兵十萬。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且鎮人已與夏為深仇。理應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而完京畿。若無安定。則虜馬至鄙矣。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曰。恢有忠勳。今未加殊賞。而置之死地。安定人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之以

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憂乎。宜徵還以慰其心。泓又不聽。至是恢帥鎮戶三萬八千趨長安。移檄州郡。長安大震。泓使東平公紹擊之。恢敗而死。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一月。

西涼公李暠卒。世子歆立。暠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

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為涼公。以錄三府事。謚曰武昭王。初。嵩司馬索承明勸嵩伐北涼。嵩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者何異。承明慙懼而退。吐谷渾樹洛干死。弟阿柴立。阿柴稍用兵。侵併旁小種。三月。將軍王鎮惡攻

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

王鎮惡進軍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

陝北渡河。拔襄邑堡。攻尹昭於蒲阪。不克。秦王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封魯公。督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阪。林子謂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不如還與鎮惡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則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至潼關。紹引兵出戰。道濟等奮擊。大破之。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遣姚鸞屯大

路。趙晉糧道。晉獲鸞別將尹雅。將殺之。雅曰。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林子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太尉裕遣使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擊走之。

假道於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

劉裕將水

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伐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而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

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兵越之。兵守之。安能為吾患。且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乃引軍弘農。人送義租給王入河。而使將軍向彌。留戍碣磔。

鎮惡等軍
初。劉裕命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俱進。食。衆心疑懼。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亦不可得。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為將軍辦之。但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使馳告裕。求糧援。裕呼使者。關賜此。何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輕進。今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至。弘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租。軍食饋。

夏四月。太尉裕遣兵擊魏於河上。大破之。

以數千騎綠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時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障。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旄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稍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鏈鏈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潰。斬將軍沈其將阿薄干。魏主嗣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林子擊秦姚紹。破之。紹病卒。

沈林子邀擊破之。殺獲殆盡。紹憤。太尉裕入洛陽。齊志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

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以問崔浩。曰。劉裕克乎。對曰。克。

之嗣曰何故對曰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叔便弱
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
如慕容垂對曰垂藉父兄之資備復故業國人歸之易
以立功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賊羣盜所向無前其才
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
將若之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我之隙而諸將用兵皆
非裕敵與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
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動悍裕欲以荆揚之
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
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
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
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
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
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對曰屈丐國
破家覆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而乘時微利盜
有一方結怨四鄰雖能縱暴於一時終為人所吞耳嗣

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繆十斛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
言如此故欲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
兵伺裕西過魏置六部大人以天地四方為之秋七月
南侵彭沛

將軍沈田子入武關八月秦主泓自將擊之大

敗而還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成將皆委城走田

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

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

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眾寡不敵止之田

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眾今眾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

國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
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
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
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新萬餘級泓

奔還太尉裕至潼關遣王鎮惡帥水軍自河入

渭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

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

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

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

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

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

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

不返無它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

泓引兵救之為敗卒所蹂躪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

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

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

投死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

晉六萬餘口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送姚泓詣建康斬之鎮惡性貪

盜秦府庫不可勝紀裕至知之以其功大不問收秦彝

器潭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餘金帛珍寶皆以

頒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議將遷都洛陽王仲德曰

暴師日久士卒思歸未可議也北涼王蒙遜聞裕滅秦

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夏人進據安定

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斬之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

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錄

遣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郡縣皆降之裕

將軍刁雍屯固山司馬休之魯軌韓延之刁雍等皆

效魏以為將軍使聚衆河濟間擾徐兗劉太尉裕自

進爵為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十一月劉穆之卒○十二月太尉裕東還留子義真都督雍

梁秦州軍事

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

本無託決意東還欲以王弘代穆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乃以徐羨之為丹陽尹管留任而以次子義真為安西將軍守關中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傳弘之皆為參軍從事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至是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歎息失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鎮惡功為多故南人忌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尤不平裕將還田子等屢言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邪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

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觀衣冠人人相賀捨此欲何之裕為之愍然慰喻遣之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

汴渠以歸義真生十三年矣司馬公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

言是關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上得之魏難難失之造次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魏

置南雍州

秦雍人流入魏境以萬數魏乃置南雍州以寇讚為刺史治洛陽以撫之讚善招懷

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

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

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劉裕東還大

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策事不暇復以中原為意此

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

以恩德則義真在綱罟之中不足取也勃乃使其子續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

續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

為後

十四年

十四年秦帝三年春正月王鎮惡沈田子帥

師拒夏兵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脩討田

子斬之參軍傅弘之擊夏兵却之夏赫連瓚至渭

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聞之

曰公以十歲見付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

得平遂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

益忿懼軍中又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

遂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

受太尉令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門以察其變脩執田子

數以專戮而斬之弘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

德文還建康○以劉義隆為荊州刺史劉裕欲以

鎮荊州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居外乃以

義隆為荊州刺史以到彦之張邵王曇首王華等為參

佐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裕謂義隆曰三月遣使

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如魏○夏五月魏人襲燕不克初和龍有赤氣四

昌武元年

春正月王鎮惡沈田子帥

師拒夏兵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脩討田

子斬之參軍傅弘之擊夏兵却之夏赫連瓚至渭

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聞之

曰公以十歲見付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

得平遂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

益忿懼軍中又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

遂請鎮惡至傳弘之營計事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

受太尉令義真與王脩被甲登門以察其變脩執田子

數以專戮而斬之弘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

德文還建康○以劉義隆為荊州刺史劉裕欲以

鎮荊州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居外乃以

義隆為荊州刺史以到彦之張邵王曇首王華等為參

佐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邵裕謂義隆曰三月遣使

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如魏○夏五月魏人襲燕不克初和龍有赤氣四

六月太尉裕始受

相國宋公九錫之命裕既受命崇繼母蕭氏為大

傅亮蔡廓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啟景仁為祕書

靖辭不受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禮

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詭詐莫冬十月。以西涼公李歆為鎮西大將軍。歆遣使來告襲位。故魏天部大

人白馬公崔宏卒。諡曰劉義真殺其長史王脩。

關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真逃歸。

劉義真賜與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諸脩欲反。義真殺之。於是人情離叛。莫相統一。義真悉召外兵。閉

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

守關中。謂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發。出關然後徐行。

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十一月。勃石至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日不過

十里。傅弘之諫不聽。赫連曠帥眾追之。弘之刺恩斷後。

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為夏兵所禽。義真左右盡散。獨

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而歸。義真

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

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

觀。號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

夏兵追殺之。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屬王。質德曰。

卿往日之言。一暮而驗。可謂算無遺策矣。裕聞青泥之

歆遣使來告襲位。故魏天部大

有是命。仍封酒泉公。魏天部大

諡曰劉義真殺其長史王脩。

左右皆怨。諸脩欲反。

義真悉召外兵。閉

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

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

守關中。謂曰。卿至。可救義真。

輕裝速發。出關然後徐行。

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

十一月。勃石至長安。義真將士

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

日不過十里。傅弘之諫不聽。

赫連曠帥眾追之。弘之刺恩斷後。

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為夏兵所禽。義真左右盡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而歸。義真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叫罵而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髑髏臺。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屬王。質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暮而驗。可謂算無遺策矣。裕聞青泥之敗。未知義真存亡。怒甚。刻日北伐。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他年。鄭鮮之亦言。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國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顛願。以望返旆。聞更北出。不測還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會知義真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以段宏為黃門郎。夏王勃勃稱皇帝。彗星見。毛德祖守蒲坂。夏王勃勃稱皇帝。彗星見。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咎在何國。朕甚畏

之。卿其無隱。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靈。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星亦如此。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皆室陵夷。危亡不遠。豈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十二月。宋公劉裕弒帝。

于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即位。裕以識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書

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韶之以故

衣縊帝於東堂。裕因以北涼王蒙遜為涼州刺史。

蒙遜稱藩。故有是命。

宋皇帝元熙元年。魏泰四年。春正月。立皇后褚

氏。葬休平陵。夏人陷蒲坂。夏人攻蒲坂。毛德祖不能禦。全軍歸

彭城。劉裕以德祖為夏主。勃勃殺隱士韋祖思。

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

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夏主勃勃還統

萬。夏羣臣請都長安。夏主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

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通未見此

耳。乃置南臺於長安。以赫連璜錄尚書事。而還勃勃性

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於側。羣臣迂視者。宗室司

鑿其目。笑者抉其唇。諫者先截其舌。然後斬之。宗室司

馬楚之據長社。劉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

奔秦。楚之乃止之。汝頽問。聚眾以謀復仇。楚之少。有英

氣。折節下士。有眾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冰謀往刺之。楚

之待謙甚厚。謙未得聞。乃夜猶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費藥往視。情意動焉。謙不忍登。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夏四月。魏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轉屯柏谷塢。

主嗣有事於東廟助祭者數百國**西涼地震星隕**涼公赫

屨。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曰。涼土三分。勢不支久。兼併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罰。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先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也。主簿氾喬亦諫曰。天子愛人。至殷勤至矣。政政之不修。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屬者謙德堂陷。劫穀地裂。昏霧四塞。日赤無光。崧上南門地頻五震。是隕建康。皆變異之大者也。

昔年西平地裂。狐入殿前。而秦師奄至。姑臧門崩。隕石於堂。而梁熙見殺。及段業稱制。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而先王龍興。蒙遜篡弒。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願亟罷官室之役。止遊畋之娛。禮賢愛民。以應天變。不從。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壽陽。

冬十月。以劉義真為揚州刺史。劉裕以義真刺揚州。鎮石頭。肅

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裕曰。揚州根本。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彼年出五十。豈不憐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真雖為刺史。而事悉由奇奴。道憐年長。若不親事。則於聽望不足矣。道憐愚鄙貪婪。故裕不用。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宋王裕加殊禮。

進太妃為太后。世子曰太子。

二年

宋高祖武皇帝劉裕永初元年
魏文昭王乞伏熾磐建弘元年
西秦文昭王乞伏熾磐建弘元年
西凉公李恂永建元年

世祖赫連勃勃真興二年
太祖馮跋太平十一年
宋武宣王沮渠蒙遜玄始八年
西凉公李恂永建元年

○是歲晉亡
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宋王裕還

建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以兵守之
宋王裕還

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
已移我唱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

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
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

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出見
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

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鎮壽陽以參軍劉湛為
長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博

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裕甚重之六月裕至建康
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

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
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

徐廣流涕哀慟裕為壇於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
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

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
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奉晉恭帝為

零陵王即官于故秣陵縣使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裝
子野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

下之惡一也鄉論
清議除之過矣
宋尊王太后為皇太后
宋主事

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
宋改晉封爵封拜功臣子

弟有差
宋以晉氏封爵當隨運政獨置始興廬陵始

安長沙康樂五公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

王。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秋。宋交州刺史杜慧

度擊林邑大破降之。慧度為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北涼王蒙遜誘西涼公歆與戰。殺之。遂滅西涼。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既至。請師。屯川巖。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

太后尹氏謂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殷勤戒汝。深慎用兵。蒙遜非汝之

敵。汝國雖小。足為善政。修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冀非

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亦不聽。繇歎曰。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

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巴克浩。將進攻。善谷。歆聞之。喜。進入都。潰。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

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運老母之言。以取

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遂勸兵戰於蓼泉。為蒙

遜所殺。敵第酒泉太守。翻。敦煌太守。恂。奔北山。蒙遜入

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為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健為酒泉太

守。索元緒行敦煌太守。蒙遜還姑臧。見尹氏而勞之。尹氏曰。吾老婦人。國土家破。豈復惜生。為人臣妾。惟

速死為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為牧健婦。八月。宋立子義符為皇太子。○宋為晉諸陵置守衛。

○冬。涼李恂入敦煌。稱刺史。恂在敦煌有惠政。索

人和。郡人宋承。張弘。竇信。拓向。向純。數十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為刺史。蒙遜遣世子政德攻之。

○宋初二年。秦帝六年。春二月。宋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曰。郊祀天地。情通。宋以盧陵王義真為司
事也。故彼有罪。夫何為哉。宋以盧陵王義真為司

徒。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傅亮為僕射。○

魏築苑。魏主登代都六千人築苑。北涼屠敦煌殺

李恂。於是西域諸國皆夏四月。宋毀淫祠。在淫祠所

賢以勲德祠者。不在此例。其先秋九月。宋主劉裕殺零

陵王於秣陵。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甕。授前琅琊郡

求生。不如死。乃自飲而卒。太常禰秀之。侍中褚淡之。皆

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自糞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

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與兄叔度往視

官臨于朝。冬十一月。葬晉恭帝于沖平陵。○涼晉

昌守唐契叛。○宋豫章太守謝瞻卒。初。宋臺始

都迎家。賓客輻湊。瞻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

趣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友遊不過

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

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

祖位不過二千石。第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福

事。語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絕其言。及宋主



為家

永初三年春宋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

起自布衣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

碁觀戲常若未解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

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宋以盧陵王義真都督

雍豫等州軍事宋主有疾長沙王道憐徐羨之傅亮

禱神祇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道濟

出鎮廣陵監淮南諸軍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宋主

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

非才上曰盧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遣義真義真盛

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出義真為

都督六州諸軍南豫州刺史鎮歷陽是後大州率加都

督多者或至五十秦雍流民入梁州宋遣使賑之

州不可復詳載矣

○夏四月宋封楊盛為武都王○五月宋主裕

殂太子義符立宋高祖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禮

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願識機變若

有同異必此人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

委宰相毋后不煩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

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

甚稀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慶事

謝晦微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南嘗

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

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

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性不信奇
位年十七立妃司馬氏為皇后后晉魏立子熹為太
恭帝女海鹽公主也七月葬初寧陵魏立子熹為太

子監國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遣中使
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爾年

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浩曰陛下春秋
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聖代龍興不崇儲

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官選賢公卿
以為師傳左右信臣以為賓友入摠萬機出撫戎政如

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順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
主民有所歸姦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熹年將周星

明獻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也魏主復以問長孫嵩
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熹長且賢天所命也從之

立熹為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為國副主以嵩及奚斤安
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丘堆為右弼坐西



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魏主避居西官時隱而窺之聽
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萬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

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
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彊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

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
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嵩實姓拔拔斤姓達奚

觀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時魏臣出代北者姓多重複及
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患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

以就簡易今從之魏主又以劉濂古弼盧魯元忠謹恭
勳分典機要宣納辭令太子聰明大度羣臣時奏所疑

帝曰此非我所知當六月宋以傅亮為中書監尚
書令謝晦為中書令謝方明為丹陽尹治郡所

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魏遣司空奚斤
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又魏遣司空奚斤

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又魏遣司空奚斤

督諸將擊宋取青兗諸郡宋遣南充州刺史檀

道濟救之

初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

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

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缺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

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

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

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

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

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

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冀

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

攻城略地何先矣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

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

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急被銳此危道也不如

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賊斂租穀則洛陽滑臺

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圍中之

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帥

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

程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眾陳留之

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為荆州刺史使侵擾宋

北境德祖遣將成邵陵雍丘以備之魏尚書滑稽引兵

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嚴稜詣斤降斤等攻

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責之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

南出天關為斤等聲援十一月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

斤等急攻滑臺拔之東郡太守王景度出走司馬陽寶

為魏所執不降而死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

魏主別遣將軍于栗磾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寶見

等拒之十二月魏主至冀州遣叔孫建將兵徇青兗宋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源州刺史劉粹。遣騎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
陸于栗。碑濟河與斤并力攻晃等。破之。魏主遣領軍
城清間大肥。將兵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碣。宋
兖州刺史徐琰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宋
魏叔孫建等入青州。宋遣南兖州刺史檀
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

年秦常八年元春正月魏取宋金墉魏于栗碑攻

守棄城走魏主以栗碑碑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

受宋以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

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

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按黃紙錄尚書

任遠矣哉魏以刁雍為青州刺史宋檀道濟軍

孫建入臨淄所向奔潰宋青州刺史竺夔聚民保東陽

城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

食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

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為刺史

給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二月

六萬騎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二月

魏築長城柔然寇魏邊魏築長城自赤城涼吐谷渾

入貢于宋○魏攻宋虎牢不克殺其將公孫表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
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國外募敢死士
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其攻具
而還魏兵退散復合攻之益急斤別攻潁川太守李元

以南滿於涼攻晉昌克之唐契及甥李寶奔伊吾招

山谷之間秦遣使人貢于魏今宋雖奄有江南夏

臣於柔然寶秦遣使人貢于魏今宋雖奄有江南夏

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

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使入見于魏貢黃金二百斤并

陳伐夏閏月魏拔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遂

方略取司豫諸郡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

多毀其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

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

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

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

血童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

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

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將佐

皆為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

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

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

謝晦以亡失境土秋七月柔然攻北涼殺其世子

上表自劾詔勿問秋七月柔然攻北涼殺其世子

政德○冬十月魏廣西宮外垣周十一月魏取

宋許昌汝陽○魏主嗣殂太子燾立魏太宗殂世

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盧魯元為中書監劉潔為

尚書令尉春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以羅結為侍中

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燾

以其忠懇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與後宮出入即內年

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魏立天師道場魏先

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魏立天師道場魏先

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莊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雖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繁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

景平二年。大和文皇帝。元春正月。宋廢其廬。

陵王義真為庶人。暉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書諫。不聽。泰竊之子也。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玄之孫也。性褻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怍。延之。含之。曾孫也。嘗酒放縱。徐美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

月設厨會數千人。司馬公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咒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猶之。其說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吳之等以為靈運廷之構。肩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為郡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義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容犯臣子之道。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懷之篤。下令遠近。恒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孫。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

夏五月。宋徐羨之傳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弒之。迎宜。

都王義隆于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真。以謝晦行。

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義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

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出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收靈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義之等立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王。以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於吳。使邢安泰就弒之。義符多力。突走出昌門。遣者以門關踣而弒之。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殺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帥侍二職。皆臺阜也。

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教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既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責惡於人。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以荊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謝晦都督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營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義隆時年十八。下教曰。恨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當誓歸朝廷。

履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榜諸門。一依官省。義隆不許。教網紀。宥見刑。原適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中才寒士。亮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荊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義隆遂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志。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於

到彦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
衰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
者累。秋。秦攻涼。敗之。○八月。宋主義隆立。宜都王

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

隆謂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義隆辭讓數四。乃

受之。遂即位。大赦。謁太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

康。以行。荆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

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

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

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

徐羨之等進位有差。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

詔。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知先者二公推訊。乃以王曇首

王華為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羨之等欲遂以到

南。下。謝晦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揚口。步往。柔然寇

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由此大安。魏柔然寇

魏。柔然統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攻

蓋。引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

魏主頹色。自若。衆情乃安。統升蓋弟子於陟斤為大將。

魏人射殺之。統升蓋懼。遁去。冬十一月。吐谷渾王阿柴卒。弟慕

瑣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

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瑣為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

慕瑣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統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

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投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

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

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



民及氏羌雜種。至五
六百落。部衆轉盛。十二月。魏伐柔然。大獲。○宕

昌朝貢于魏。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連
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

相統攝。而宕昌最盛。有夏世子瓚殺其弟倫。倫兄
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

昌討瓚殺之。夏主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倫。瓚將兵
伐倫。倫拒之。敗死。倫兄昌襲瓚殺之。并

其衆。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夏主好自矜大。
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元嘉二年。始光二年。春正月。宋主始親聽政。
主赫連昌承光元年。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

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
策。徐珮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二月。

燕有女子化為男。燕有女子化為男。燕主以問羣臣。
傳權對曰。西漢之末。唯難化。惟

有玉莽之禍。况今女化為男。三月。魏主尊保母竇氏為
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

保太后。魏主母竇太后杜氏之殂也。太宗以竇氏慈
良有操行。使保食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

禮。世祖德之。故加以魏以長孫嵩為太尉。長孫翰
尊號。奉養不異所生。

為司徒。奚斤為司空。○夏四月。秦襲涼于臨松。

敗之。○魏遣使如宋。始復。六月。武都王楊盛卒。

子女立。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
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卒。自稱武

都主。遣使告喪于宋。始用秋。秦擊黑水羌破之。○
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

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冬十月。魏三伐

柔然走之

魏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軍至漠南。合驍

絕跡

賈

始元三年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傳亮殺之。以王

弘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

督荆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初。宋主在江

陵。孔鑿子為

參軍。及即位。以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

願。疾徐羨之。傳亮專權。搆之於宋主。帝欲誅二人。并發

兵討謝晦。乃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

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變。分其

事已審。封以示晦。晦以問參軍何承天。承天對曰。以王

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

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州用武之地。兵

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

參軍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

登之曰。今當自下。屈卿守城。登之曰。親老在都。素無部

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

城否。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

之因請解司馬。以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而轉登之為

長史。宋主以王弘擅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

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

為不可。宋主曰。道濟止於魯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

所不關。預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

亮晦殺二王之罪。命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

以時收。謝朓又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是日詔召

羨之。亮謝朓遣人報之。羨之走至新林。自經。亮出走

被執。宋主使以詔書示之。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養，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矣。於是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荆湘都督，荆州刺史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勤兵，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奉表稱美之亮等忠貞，橫被寬醜，皆王弘之惡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閏月宋子劭生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宋主自將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至是始言劭生。

討謝晦二月殺之

宋主下詔戒嚴，諸軍進路以討謝晦。晦帥眾三萬發江陵，列舟艦自

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宋主發建康，謝晦下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度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有雨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焚艦，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孔延秀攻彭城洲，及洲口，縹緲之。諸將欲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初，晦與徐傅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疆兵。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之。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關心。一時皆潰。晦夜還江陵，先是宋主遣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周超逆戰破之。晦舊與粹善，又其子曠之為參軍，宋主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晦亦不殺曠之。粹遣

還粹所俄而晦敗問至起詣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北走爲人所執檻送建康何承天自歸於彥之彥之因監荊州府事於是誅晦時及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很藉都市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三月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宋主以蓋爲鎮軍功曾督護

宋以謝靈運爲秘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宋主

還建康既徵靈運廷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係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顛曰夏五月宋以檀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

道濟爲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宋

遣使巡行郡縣遣散騎常侍袁滄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

各言 宋主親臨聽訟上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左僕射王敬弘性恬淡

有重名闕署文案初不省讀嘗預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六月宋以王華主

曇首殷景仁劉湛爲侍中謝弘微爲黃門侍郎

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爲上所親任與已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頗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爲宰相者然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

曇首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小大敬

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惡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賢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殷好博。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貴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貴。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宋主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床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

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宋遣使如魏。○秋。秦攻涼。夏襲

秦苑川。秦師還。○宋大旱蝗。○冬十月。魏主自

將攻夏。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先長

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甘禽獸

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進。大衆追

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

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魏主亦聞夏世

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萬等曰。彼若城守。以

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浩曰。往年以來。葵惑再守羽林。鈞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於是遣奚斤襲蒲阪。周幾襲陝城。以薛謹為鄉導。魏主欲以李順總前驅之。兵。崔浩曰。順誠有籌略。然其為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

乃止。浩與順。十一月。夏攻秦。入枹罕。○魏主入統。

萬別將取蒲阪及長安。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

萬。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豆代田帥眾乘勝入西宮。焚其

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

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阪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阪。夏

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秦雍氏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聞之。皆遣使附魏。

魏罷漏戶。繒以屬郡縣。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

烏不諱郡縣賦役不均。是始詔罷之以屬郡縣。

元嘉四年。春正月。魏主還平城。魏主還平城。統

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夏平原公定帥眾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宋主謁

京陵。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有

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夏四月。魏遣使如宋。○

宋前交州刺史杜弘文卒。弘文有疾。被徵。自輿就

曰。吾杖筇三世。常欲投軀帝庭。况被徵。五月。魏主發

平城。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

以備柔然。魏主至葭州。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

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據。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宋中護軍王華卒。○六月朔日食。○夏主及魏

主戰于統萬。敗走上邽。魏取統萬。○魏主至統萬。分

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幾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晨陳翰等皆言。夏兵步陳。



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將。爲左右隊。以持之。魏主馬蹶而墜。錢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遽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官中得裾繫之絮上。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杖及婦女以爲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俊。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十步。官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

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曩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止得乎。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夏平原公定。聞統萬破。奔上邦。魏主詔奚斤等班師。斤言赫連昌亡。保上邦。鳩合餘燼。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鐵馬。平昌而還。不許。同請許之。給兵萬人。馬三千匹。并留城清丘堆。使共擊夏。秦魏主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鎮統萬。秦

遣使入貢于魏。○秋八月。魏主還平城。魏主壯健

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峻京城。脩宮室。曰。此易所謂設險守國。蕭何所謂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工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勲績之密。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

致員數。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夏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安定降魏。○冬十一月。魏封楊玄為南秦王。十一月。

魏主遣公孫軌奉策拜楊玄為南秦王。及境。晉徵士

陶潛卒。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

博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不以家自

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

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

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

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四







